

扬雄思想初探

一位玄静的

儒学伦理大师

黄开国 著

巴蜀书社

4.99

1

B224.99
14851

扬雄思想初探

一位玄静的儒学伦理大师

黄开国 著

巴蜀书社

一九八九年 成都

责任编辑：黄小石

封面设计：张光明

一位玄静的儒学伦理大师

——扬雄思想初探

黄开国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6.25 插页1 字数120千

1989年11月第一版

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690 册

ISBN7-80523-257-1/B·29

定价：1.90 元

序

昔桓君山称：“扬子云才智开通，能入圣道，卓绝于众，汉兴以来，未有此人。”以之方诸孔子，故张子侯曰：“扬子云西道孔子也。”君山应曰：“子云亦东道孔子也。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，亦齐、楚圣人也。”（见桓谭《新论》）司马光《读玄》云：“孔子既歿，知圣人之道者，非扬子而谁，孟与荀殆不足拟。”然而朱元璋则书曰：“莽大夫。”（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）斥之为“无用”、“腐儒”。（见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七）抑扬过度，何其甚邪！

近世章炳麟谓雄：“位不过黄门郎，郎官散秩千人，无印绶，非长吏也。”“故去就新故，不为携二。”“尝为《剧秦美新》以献，外示符命，内实以亡秦相风切。”（《检论·扬颜钱别录》）论颇持平，其说盖本于洪容斋。春秋齐庄公之难，晏子不死不亡，而曰：“君为社稷死则死之，为社稷

亡则亡之，若为己死而已亡，非其私暱，谁敢任之。”然则元晦所谓《春秋》笔法者，特封建之桎梏尔。容斋谓：“扬雄仕汉，亲蹈王莽之变，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，不与高位者同其死，抱道没齿，与晏子同科。世儒或以《剧秦美新》贬之，是不然，此雄不得已而作也。夫诵进新莽之德，止能美于暴秦，其深意固可知矣。”（《容斋随笔》卷十三《晏子扬雄》）人于扬雄，毁誉相参，容斋太炎之说，可为论衡矣！

子云大隐于朝，玄默自守，明哲全身，不汲汲于富贵，不戚戚于贫贱，其出处进退，固有异于国师公者。子云以小学名家，擅于辞赋，古训是则，默而好深湛之思，会通《易》、《老》，汲取律历，融铸三才，筑造《太玄》。然《玄》文幽隐，《法言》简奥，治古文者已谓其“艰深”，知音者稀。蜀中黄开国好学深思，迎难而上，撰《扬雄思想初探》，其文条达，其词晓畅，张皇幽渺，弘扬绝学，以是嘉之，而为之序。

成都钟肇鹏

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日于首都美术馆侧

社会科学院宿舍

· 目 录 ·

序·····	1
--------	---

上篇 总论

第一章 扬雄与时代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——西汉的衰坏之世····· | 1 |
| 二 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——扬雄的师友····· | 7 |
| 三 才高行洁，坎坷潦倒——扬雄的一生····· | 12 |
| 四 一笔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——扬雄的
著述····· | 23 |

第二章 维护儒学正统 阐明圣人之道·····	2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诸子学、儒学批判····· | 28 |
| 1 对诸子的批判····· | 28 |
| 2 儒学批判····· | 34 |
| 二 尊孔崇圣论····· | 41 |
| 1 扬雄的圣人观····· | 41 |
| 2 孔子与圣人之道····· | 44 |

中篇 天论

第三章 玄思的结晶51

——《太玄》一书

一 《太玄》的结构51

1 八十一首52

2 “解剥玄体”的十一篇57

二 《太玄》与《易》、《老》58

1 《太玄》与《易》59

2 《太玄》与《老子》64

三 《太玄》是占卜书吗?66

第四章 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69

——《太玄》与天文律历

一 《太玄》与天文学69

1 汉代天文学与浑天说70

2 《太玄》与浑天说73

二 《太玄》与律历77

三 《太玄》与卦气说81

1 《易》与卦气说81

2 卦气说对《太玄》的影响85

第五章 天地人合一的世界图式89

一 玄是什么89

1 玄是易、道、元、天89

2	玄是气·····	93
3	玄是天地人合一的绝对·····	97
二	玄图——《太玄》的世界图式·····	103
1	玄图的基本观念——天地人合一·····	103
2	玄图的骨架——阴阳五行·····	108
三	《太玄》世界图式的辩证性·····	115
1	罔、直、蒙、酋、冥·····	116
2	三分九段发展论·····	122
3	形而上学的成分·····	127

下篇 人论

第六章	人、人性、人生·····	131
一	论人·····	131
1	人禽之分·····	132
2	圣人、贤人、众人·····	135
3	君子与小人·····	137
4	道德论·····	140
二	人性论·····	147
1	人生善恶混·····	147
2	学行与成善·····	148
3	气与成善·····	151
4	扬雄人性论的意义·····	152
三	儒道兼有的人生观·····	154
1	礼义是人生的准则·····	155

2 尚智以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	157
3 扬雄人生观的矛盾和意义	161
第七章 社会政治、历史观	163
一 社会政治学说	163
1 人民思厌与社会政治	163
2 善政与德治	166
3 德治与人君	170
二 社会历史理论	173
1 历史是发展的	173
2 道有因革	176
3 “天地人具”的历史发展动因论	178
结束语	181
后 记	184

扬雄与时代

在四川历史上，有一位蜚声全国的学者，他就是西汉著名的哲学家、文学家、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扬雄。扬雄的思想不仅在汉代，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有过重大的影响，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研究扬雄的思想，对于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遗产，无疑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。

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 ——西汉的衰坏之世

每一个思想家都是特定时代的思想家。他的思想的形成，正如恩格斯所说，不仅要以前既有理论作为思想来源，而且要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。“例如在哲学中，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，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（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内衣下起作用）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。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，但是，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，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，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，则是政治的、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第485—486页）根据恩格斯所揭示的规律，扬雄在吸收前人思想资料基础上所建立的理论，同样是由他所生活

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因此，考察扬雄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条件，是研究其思想的出发点。

扬雄生活在西汉后期元帝到王莽新朝这一历史时代。汉代经文、景之治，到武帝时发展到极盛阶段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说：

至今上(武帝)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。守闾阎者食粱食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。

这同汉初的“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饷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”(《同上》)的状况，形成何等尖锐的对照！

物盛则衰。在汉武帝时鼎盛的社会现象后面，又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。当时有眼光的思想家董仲舒、司马迁等人也都指出了这一点，并向西汉王朝提出了警告。但是，这并没有引起最高当权者的重视。由于大规模的对外战争，豪强官僚的土地兼并，统治者的奢侈无度，武帝之后西汉王朝很快由盛转衰，虽有宣帝的所谓中兴，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挽救积弊已深的西汉社会危机，他在去世之际也不得不承认当时“民多贫，盗贼不止”。(《汉书·宣帝纪》)元帝以降，西汉社会的衰败就十分明显了。《汉书·佞幸列传》赞：“汉世衰于元、成，坏于哀、平。”这个西汉的衰坏之世就是扬雄生活的时代。

这是一个人民连生存也难以维持的时代。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的人祸，加上水旱等自然的天灾，把广大劳动者推到了死亡线上，人民困乏，以至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史。如《汉书·元帝纪》中就有如下数条记载：

初元元年四月诏：“关东今年谷不登，民多困乏。”

九月，关东郡国十一大水，饥，或人相食，转旁郡钱谷以相救。

初元二年六月，关东饥，齐地人相食。（又见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

秋七月，诏：“岁比灾害，民有菜色。”

永光二年春二月，诏：“元元大困，流散道路。”

六月，诏：“间者连年不收，四方咸困。元元……困于饥馑，亡以相救。”

四年春二月，诏：“元元骚动，贫困亡聊。”

又：

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：建始三年，秋，关内大水。九月，诏：“乃者郡国被水灾，流杀人民，多至千数。”

贡禹奏言：“今民大饥而不死，死又不葬，为犬猪所食。”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

谷永对策：“百姓财竭力尽，愁恨感天，灾异屡降，饥馑乃臻，流散冗食，饿死于道以百万数。”（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）

永始二年，册免薛宣：“岁比不登，仓廩空虚，百姓饥馑，流离道路，疾疫死者以万数，人至相食。”

（《汉书·薛宣传》，又见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

这些出自皇帝和朝臣的话，虽然十有八九是打了折扣的，但也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十分凄惨的目不忍睹的人民苦难图。汉哀帝时，鲍宣上书更讲民有七亡，而无一得，又有七死，而无一生：“凡民有七亡：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；县官重责，更赋租税，二亡也；贪吏并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；豪强大姓，蚕食亡厌，四亡也；苛吏徭役，失农桑时，五亡也；部落鸣鼓，男女遮避，六亡也；盗贼劫略，取民财

物，七亡也。七亡尚可，又有七死：酷吏毆杀，一死也；治狱深刻，二死也；冤陷亡辜，三死也；盗贼横发，四死也；怨仇相残，五死也；岁恶饥饿，六死也；时气疾疫，七死也。民有七亡，而无一得，欲望国安，诚难；民有七死，而无一生，欲望刑措，诚难。”（《汉书·鲍宣传》）

在这人相食，犬猪食人，朝不保夕，有七死七亡的艰难困苦中挣扎的人民，纷纷被逼迫走上了起义暴动的道路。仅在成帝时，今山东、河南、四川等地就相继爆发了人民起义，建始四年（公元前29年），有侯毋辟等人的起义，阳朔三年（公元前22年），有申屠圣等人的起义，鸿嘉三年（公元前18年），有郑躬等人的起义，不到一年众数万人；永始三年（公元前14年），有樊并、苏令等人相继暴动，苏令领导的起义军历经十九郡国，“攻杀长吏，盗府兵”，（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）声势十分浩大。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不断哀叹，这是一个“盗贼不止”、“盗贼并兴”的时代。

与人民的极端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无度和贪得无厌。贡禹曾指出，皇室作工仅“三工官官费五千万”，马厰养马万匹，“人至相食，而厰马食粟”，又“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，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。”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豪强官僚的土地兼并日甚一日，他们通过对人民的残酷剥夺而成为百万、千万、万万富翁，如哀帝宠臣董贤死后，家财被卖折算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多。许多大商人也通过盘剥人民，财产达数千万，“不可胜数。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，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，张氏以卖酱而隃多，质氏以酒削而鼎食，浊氏以胃脯而连骑，张里以马医而击钟。”（《汉书·货殖传》）

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和动乱，连西汉后期的最高统治者也不能自讳。京房曾问元帝：“陛下视今为治邪？”元帝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亦极乱耳，尚何道！”（《汉书·京房

传》)这个社会乱极了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成帝建始三年(公元前30年)诏也承认:“灾异屡发,以告不治,”(《汉书·成帝纪》)社会是不安定的。班固著《汉书》,宣帝时多记所谓祥瑞,而自元帝以来灾异屡见。所谓凤皇、灵芝一类瑞祥,日食、水旱一类灾异,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无意志的自然现象或罕见的事物,但东汉盛行谶纬,谶纬讲天人感应,认为瑞应是国家安宁的征兆,灾异则是社会动乱的结果,班固是十分迷信此说的。他所记元帝以来迭起之灾异,无非是要说明元帝以降,西汉已进入了衰坏之世。

面对社会的衰败,西汉王朝采取减免一些地区的租税,将公田假贷贫民,罢省官庭开支等措施,并准备实行限田限奴的反兼并政策,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。但是,这些措施多是一纸空文,很难得以实行。如哀帝时限田限奴议下,“时田宅、奴婢贾为减贱,丁、傅用事,董贤隆贵,皆不便也。诏书且须后,遂寝不行。”(《汉书·食货志》)由于权臣贵戚们的反对,汉王朝的措施从未落实。因而,官僚豪强的兼并奢侈依然如故。成帝、哀帝数次下诏,斥责公卿列侯吏二千石及豪富,“奢侈逸豫,广务第宅,治园地,多畜奴婢,被服绮縠,设钟鼓,备女乐,车服嫁娶埋过制。”(成帝永始四年诏,见《汉书·成帝纪》)但这种现象却有增无减。不仅如此,指责这种腐化现象的成帝、哀帝本人,就是最堕落的人,成帝淫祀滥祠,大修陵墓,哀帝仅因帝太后死,就发“陈留、济阴五万人修墓”,(《汉书·哀帝纪》)造成天下虚耗,百姓匱竭。这怎能禁止住下面的统治者的奢淫呢?

事物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发展的。一方面,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考虑,需要牺牲统治者的某些眼前利益;而另一方面,封建统治者又往往追逐眼前的享受,而破坏整个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。因此,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虽然有感于社

会的衰败，而试图通过牺牲某些局部利益，来换取太平盛世的再现，但他们又同时在带头追求眼前的享乐，破坏着西汉王朝的生存根基。所以，一方面，“民众久困，连年流离，离其城郭，相枕席于道路”，（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）的现象日甚一日，另一方面，“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、吏二千石及富民多畜奴婢，田宅亡限”（《汉书·哀帝纪》）有增无减。二者的尖锐对立，终于导致了西汉的灭亡。

取代西汉的是王莽。这有必然性，又有偶然性。就其必然性而论，它是刘氏西汉王朝衰坏的必然结果。汉代武、宣之世，以霸王道杂之，外儒内法，采用阳儒阴法相结合的统治术。元帝好儒，儒生当政，而腐儒多不通时务，成帝又是一个酒色之徒，哀帝虽欲法则武、宣，但痺病缠身，这一切又加速了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，促进了西汉的灭亡，没有王莽，也必然会有另外的人起而代汉。

代汉者是王莽，这又有其偶然性。王氏兴起于元帝之世，王氏女为元帝皇后，王氏依淑宠而成为显贵的外戚集团，父兄多被封侯。到汉成帝时，王氏外戚的势力更加发展，王凤为大将军专国权，兄弟七人皆为列侯。当时，皇室宗族任谏大夫给事中的刘向数次上疏，借灾异为说，针对政由王氏，要成帝不要重用王氏。成帝虽心知其意，并甚嘉其言，但却“终不能夺王氏权”，而刘向因触犯王氏，“上数欲用向为九卿”，也因王氏集团的反对而落空。（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）哀帝即位，有见于王氏外戚权倾一时，采取了一系列削弱王氏外威力量的措施，他在位的几年时间，先是遣王根就国，免王况为庶人，其后任大司马的王莽也被遣离京师。同时，扶植起了哀帝祖母傅太后、母丁太后及董贤等新的显贵。可是，由于傅太后、丁太后先亡，哀帝无子，当哀帝去世后，王氏女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，王氏外戚集团又得以重新兴起，从而，最终导致了王莽代汉。这是西汉后期

最重大的政治事件，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，人们的荣升衰落都同这一事件相关。

与西汉后期社会的衰坏相应，思想界出现了言变改制的理论。京氏《易》学者谷永在对策中，明确向皇帝进言：“白气起东方，贱人将兴之表也；黄浊冒京师，王道微绝之应也。”又说成帝：“陛向承八世之功业，当阳数之标季，涉三七之节季，遭无妄之卦运，直百六之灾阨，三难异科，杂焉同会。”（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）谷永此说，借天象，依卦气之说，论证当时已处于社会变革的气运。又有齐人甘可忠造作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元太平经》，“以言汉家逢天地大终，当更受命于天。”（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）后来，哀帝相信此说，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号曰“陈圣刘太平皇帝”，刻漏以百二十为度，以应再受天命之说。（《汉书·哀帝纪》）这个时期，开始兴起了谶纬神学，到王莽代汉前夕，造作符命，制造谶文，形成风尚。

言变改制和谶纬神学的出现，这是西汉后期衰败的必然结果。同时，也反映了思想家对现实矛盾解决方案的理论探求。各阶层的思想家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，扬雄的思想理论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。由于各人具体情况的差异，谷永等人言变改制，夏贺良造作谶文，扬雄则试图用圣人之道来解决现实危机，具有各自的特色。

二 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

——扬雄的师友

扬雄的思想形成，与从老师那里所受的教育，学友间的相互影响也有很大关系。古语讲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。志趣相投的师友状况，往往可以从侧面反映思想家的思想。因

此，要很好地把握扬雄的思想，不能不对扬雄的师友作一简略考察。

汉代四川，经景、武之际文翁化蜀，数年之间，四川由以前多“蛮夷”之风，一跃而在学术上“比于齐鲁焉。”（《汉书·文翁传》）自此四川在汉代人才辈出，出现了许多当时知名全国的学者。扬雄青少年在成都求学时所师事的严君平，就是著名的道家学者。严君平的情操和思想，对扬雄的一生有深刻影响。

严君平本姓庄，名遵。班固著《汉书》避东汉明帝刘庄的名讳，改庄为严。伏侯《古今注》：“庄之字曰严。”《汉书》庄皆作严，如庄周写作严周。遵与尊通，《三辅决录》：“君平名尊。”严遵又作严尊，君平是他的字。严君平在汉代和后世皆以情操和学问被推重，扬雄曾“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”，（《汉书·严遵传》）《法言·问明》称：“蜀庄沈冥，蜀庄之才之珍也。不作苟见，不治苟得，久幽而不改其操，虽随、和何以加诸？举兹以旃，不亦珍乎！吾珍庄也，居难为也。”随、和指随侯珠，和氏璧，《淮南子·览冥》说：“譬如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”是被人们所视为的珍宝。班固称严君平为周初伯夷、叔齐，汉初四皓一类人品。常璩著《华阳国志》，列严君平于蜀郡士子的首位，并用“恬泊、皓然、沈冥”来评价他。可见，严君平是一位淡于势利，情趣沉静，人品高尚的人物。今天成都市西城区还有一条君平街，就是以严君平命名的，足见严君平在历史上影响的深远。

严遵的思想道、儒杂有，《汉书·严遵传》：

君平卜筮于成都市，以为“卜筮者贱业，而可以惠众。人有邪恶非正之问，则依蓍龟为言利害。与人子言依于孝，与人弟言依于顺，与人臣言依于忠，各因执导以为善……。”裁日阅数人，得百钱足自养，则闭肆下帘而授